

# 不自由的心

不自由な心

〔日〕白石一文

著

陈娴若

译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# 不自由的心

不自由な心

[日] 白石一文

著

陈娴若

译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自由的心 / (日)白石一文著; 陈娴若译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8.11  
ISBN 978-7-5411-5119-4

I. ①不… II. ①白… ②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 
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89227 号

FUJIYU NA KOKORO

© Kazufumi SHIRAIISHI 2001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4 by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 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本书中文译稿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—麦田出版事业部授权使用,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、转载或以任何形式重制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进字21-2018-375

BU ZIYOU DE XIN

不自由的心

[日]白石一文 著 陈娴若 译

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  
责任编辑 王筠竹  
责任校对 汪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(成都市槐树街2号)  
网 址 www.scwys.com  
电 话 028-86259287(发行部) 028-86259303(编辑部)  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 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 
成品尺寸 146mm × 210mm 1/32  
印 张 11 字 数 240千  
版 次 2018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5119-4  
定 价 42.00元

目 录 / contents

太阳雨 / 001

蛋的梦 / 075

梦的天空 / 129

水的年轮 / 177

不自由的心 / 237

代作后记：小说的功能 / 345

野岛是在派对的宴席上听到那个传闻的。他平时与车商没有接触，只是为了人情之便才来参加新年酒会。因此，在会场上巧遇曾经来往过的某广告商年轻业务员，对他而言，有种好不容易发现熟面孔的自在，让他乐于拿着威士忌上前打招呼。

“对了对了，野岛先生，贵公司是不是有位叫土方惠理的小姐？”

那个人大概是个宴会咖，喝了不少酒、脸色涨红的他，一口气喝光杯子里的兑水威士忌。提起惠理的名字，野岛有点反应不来。

“秘书室确实有这个人。我去和董事开会时，偶尔会打个照面。”

“就是她。听说相当漂亮？”

把惠理说成是个美女，野岛的心里也无法否认。

“有吗？不过你这么说的话，也许可以归入美女行列吧！”

“哎呀，而且……”

明明年纪比自己小了一轮，说话却没大没小，可能是广告人的特性。不过他当上宣传课长也两年了，对方还是这么不懂礼貌，实在让野岛气结。就现在天天与广告人、新闻记者、杂志记者、写手等打交道的野岛来看，这些人全都该回小学，把待人接物的礼貌重新学学。

“听说土方惠理小姐以前跟我们公司的人交往过，不久前分手了。可是，最近又突然重归于好，这次终于要结婚了。那个男的，说起来野岛先生也认识，就是我们公司的渡边部长。”

“啊！”

晴天霹雳的消息让野岛忍不住惊呼了一声。连自己都被自己的大声吓到，他急忙找话掩饰，但是瞬间沸腾的情绪还在心底翻涌，连声音都有点发颤。

“真的吗？可是，渡边先生不是已经有家室了吗？”

还好对方没有察觉到野岛的震惊，只为自己透露的八卦引起让他满意的反应而喜不自胜。

“哎呀，你有所不知，渡边部长好像去年离婚了。一方面小孩都大了，而且早就谣传他们夫妻不睦。其实，两三年前公司内就流传他因为女人问题，已在离婚边缘。看来当时的对象就是那位土方小姐。虽然中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不过两个人最终还是得偿所愿了。”

野岛喝了一口酒，努力装出平静的样子。

“唉，一时间实在很难相信呢！第一，两人岁数差太多了。我们公司的土方小姐才二十七八岁呢。渡边先生都五十好几了吧！而且，从外表看，她不像那种人。会不会搞错啦？”

“不会不会，就算是东洋工程那么大的公司，说到秘书课的土方小姐，应该也不会有同名同姓的两个人吧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惠理这个三月就满二十八岁了。她与野岛正好在两年前开始交往，她说过以前跟有妇之夫交往过，但不论他怎么追问，惠理都坚决不透露对方的名字。从现在的消息可以确定，他就是野岛也认识的广告公司部长。野岛就任宣传课长之初，惠理也在同一单位工作。两人的关系是三个月后她调到秘书课才开始的。若是以她在宣传课时间来看，渡边部长与惠理确实有充分机会接触。

这么说起来，刚交往没多久时，他有次单刀直入地质问惠理。

那时他问：“不会是我认识的男人吧？”

但惠理用力摇摇头。

他又继续追问：“既然如此，告诉我他名字的首字母。”

“KW。”

惠理冷不防泄露了这个信息。两年来，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，但回想起来，渡边的名字应该是纮一<sup>1</sup>。递来的名片上的文字

---

1 渡边纮一，罗马音为 Watanabe Kouichi，故姓名首字母为 KW。

清晰地脑中苏醒过来。没想到人被逼到尽头时，通常无法胡诌一通。

“渡边部长也很有两手哩。本来因为性格阴沉没什么人缘，没想到这个传闻反倒让他大获好评。下次遇到部长，野岛先生不妨揶揄他一下。不过，土方小姐究竟是何方神圣啊？我也很想一窥芳容哩。”

野岛不自觉地有股冲动，想当场把那说笑的广告商男人殴倒在地。

“这些话确实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男人眼光里有几分胆怯，可能是不知不觉间，他压低的声音里有种威胁感。

“不，我的意思是，这些话是渡边本人自己说的吗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是家老字号的大公司，跟贵公司不同，如果是闲聊的八卦传出来的谣言，可能会让她的立场很为难。”

“不知道。我也不是直接从部长那里听来的。但是上星期突然传开的话题，应该是跟部长亲近的人泄露出来的吧。不会错的。我们部长说起来也算正派。”

男子脸上露出些许不愉快，语带讽刺地回答。

野岛没印象自己是走了哪条路离开日比谷饭店的酒会会场。等他意识到时，自己正坐在出租车的座位上，望着窗外掠过的冷冽夜景。今天是独生女菜绪的生日，他答应与久违的家人共进晚餐。因此野岛才先盘算好去参加非必要的酒会，提早离开公司。进会场时



还明亮的大街，才一小时不到便已暗下。

——不管往哪个方向想，这一两个月，惠理都没有可疑的举动。

他的脑中乱成一团，这么短时间内也无法把惠理的举止一一反复思考，但野岛不断对自己说，一定有什么原因把情报弄错了。渡边再婚的传闻和从前交往过的女子名字，出于某个原因而被连在一起，使得再婚对象被传成了惠理吧。渡边过去除了惠理之外，可能还有别的女人，于是把那个女人张冠李戴了。也许渡边对身边的同事不小心说出“是以前交往多年的对象……”因而了解渡边和惠理状况的人贸然判断，四处宣扬开来，才成了这个乌龙大八卦？

过了新宿，出租车进入甲州街道附近，野岛的心情才终于镇定下来。

——一定是这样。

车子往惠理公寓所在的樱上水前进。他得先向惠理本人证实才行。

当首都高速永福收费站入口的绿色标志进入眼帘，野岛才想到惠理说过今天会晚归。之前他答应妻子康子，会在今天菜绪生日时提早回家，所以上星期他便通知惠理，今晚不去找她。当然，他是以参加重要酒会为理由，会后还要跟熟稔的新闻记者到银座喝一杯。

“恐怕会喝到半夜，电话也不方便接，你还是早点睡吧！”

平常就算工作太忙无法见面，他也必定会打电话，所以才大

费周章地说了这样的谎。

“是吗？我那天去剪头发好了。”

惠理常去的美容院在麻布。剪发后，她最早也得九点多才能回到家。

野岛咂了一下嘴。看看手表，才七点。现在去公寓等她的话，就没办法准时回家了。康子今早出门前告诉他七点才会到家，若他八点到家勉强还说过得过去吧。他不想再多敷衍康子了。两年来，不论是妻女的生日、冬夏假期、开学典礼、毕业典礼、周末的家长等等家庭仪式，野岛都尽可能不缺席。他们没有察觉惠理的存在，也是来自这些日积月累的经营。

但是，他内心的震荡却不是如此容易就能平复。再怎么说明，如果今晚不与惠理见上一面，证明那只是子虚乌有的谣言，他恐怕一夜难眠。

野岛有些踌躇不定。如果现在回家，就不能在马上到达的下高井户交叉点左转，必须直往甲州街道前进，在环八右转。野岛的家在荻洼。

——该怎么做才对？

他对司机说了目的地是“樱上水”。

除了妻子之外还有别的女人，光是这点要付出的劳力就非同小可。总是有层出不穷的焦虑或烦人事件，一刻也不得闲。和惠理交往的两年来，野岛极偶然地也会涌出这种心情。

估摸着身旁的康子已经熟睡，野岛从床上起身。可能烟抽多了吧，喉头有几分干涩。他悄声走下楼，披起挂在玄关的大衣走出门。饭吃到一半，他才好不容易把十根香烟连续抽完。考虑到康子可能怀疑他尽顾着抽烟，他又比平时多喝了一杯威士忌，以至于胃部有点胀气。

“烟抽光了。家里还有存货吗？”

睡觉前他必须向康子先说这句话。康子平时很少买烟回来存放。

“你抽得太多了。”康子说。

“也是。”

然后钻进被窝。他本来就不是想抽才抽的，只是想制造妻子入睡后外出的借口罢了。反正只要出门十五分钟，只是考虑到万一妻子醒来，他还是必须去买烟才行。早知如此，刚才在家门前下出租车时，留下两三根，其他丢到排水沟就好了。野岛后悔地想着。

一月的风果然凌厉。睡衣外只披了外套真是冻得牙齿打战。他走到只要五分钟路程的十字路口，在便利商店里买了两包柔和七星<sup>1</sup>，然后在门口旁的公共电话插进电话卡。

野岛没有手机。虽然他的工作性质主要是和媒体沟通，照理

---

1 MILD SEVEN，日本著名烟草品牌。

说手机是必备品，但他顽固地不去办。当然，另一个理由是，为了保护与惠理的关系，他不想让康子或惠理掌握自己的行踪。但更重要的是，野岛压根儿对手机这种玩意儿没有好感。他不强迫惠理去办一部就可证明。

时间已过十二点。惠理一定也很快就寝了吧。

电话铃声响了几次，没有应有的答录音。野岛感到诧异，再拨一次，还是同样的结果。惠理还没有回去，也没有转接到电话答录。难道她已经睡着了？尽管如此，电话就在惠理的床边。响得这么久，她不可能没听见。还是在洗澡呢？

渡边那个男人的事掠过脑际。

——不会吧！

刚才听到的那则荒唐无稽的谣言在耳边苏醒。

连续打了三次，他把话筒挂回原处，寒意冷彻了全身，连手冻僵的感觉都消失了。继续在这里耗下去的话，万一康子醒来恐怕会怀疑。野岛放弃，返回家中。顿时觉得这种时候还是双方都有手机比较好。

第二天早上一醒，头部右半边阵阵抽痛。

时钟指着清晨五点四十五分。喝太多的第二天早上，通常都会早醒。隔壁床的康子发出稳定的鼻息声。他按着头，走到一楼的洗脸台。洗了脸，水的飞沫把法兰绒睡衣的领口弄湿了。颈缘冰冷的触感冷不防令他打了个寒战。他知道头痛不只是宿醉造成。这么说来，镜子里的脸也莫名地有点肿，尽管泼了冷水，脸颊还是红得发烫。看来可能是昨夜外出着凉了。

把手抵在额头上，的确有点热。

野岛走进餐厅，思忖着吃点感冒药后再冲一杯热昆布茶。大餐桌上还摆着康子准备的但没吃完的大餐。烤鸡几乎只剩骨头，用保鲜膜包着。酪梨派全变黑了，呈现出一种令人恶心的样子。自制的巧克力蛋糕也一样，奶油凝固，海绵蛋糕的切口开始变干。看着这种残骸，胃部似乎更加郁结。

在百货公司买的生日礼物，黄色包装纸和红色缎带还在桌上，所以他用包装纸盖住食物，卷好缎带。喝下中药，等待茶壶里的热水滚沸之时，骤然升起打电话给惠理的念头。康子大约是七点起床。还有时间。

拿起话筒，看看墙上的时间，已经六点。按了四个数字时又转念放下。他从来没在自己家里给惠理打过电话。

“只要向 NTT<sup>1</sup> 申请，就可以知道所有打出去的号码。我老婆就靠这招抓到小三，所以绝不能在自己家里打电话。”

一个朋友多年前给他的忠告，他一直像铁律般牢记在心。

可是，惠理的事让他寝食难安。昨晚在外面做什么到深夜？会不会只对自己说去剪头发，但其实临时有约？还是算好了他不会联络，所以早就跟人去约会？约会的对象是渡边吗？茶壶发出水煮沸的声音。

最后，喝下一杯昆布茶后，他又钻进被子，起床时已经快八点。不知是不是药效发作，身体舒服多了。吃下一片吐司和剩下的烤鸡

---

1 日本电报电话公司，是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的全资子公司。

做成的沙拉，急忙出了家门。

本想在车站电话亭打给惠理，但人太多了没办法等。上了月台终于有了空电话，但拿起话筒时电车来了。如果错过这班就会迟到，只好放弃，挤上电车。客满的车厢里什么事都无法做，自然而然想起惠理的事。愈想心里愈气。昨天为什么没早点回家？这么折磨我到底想怎么样？

野岛的公司——新东洋工程的总公司在四谷。七年前泡沫经济巅峰时期，公司在曲町旧司法研修所的旧址上改建了总公司新大楼。从四谷站走过去，大约十分钟的距离。他在到公司的路边电话亭打给惠理。手表已经显示快到九点。惠理应该已经出门，所以他想，姑且在录音机上留言希望听听昨晚的情况。平时，他都用这台答录电话与惠理保持联络，一天中总会趁着空闲时间，互相打几次电话，听听录音机上的录音，或是确定当天的行程和见面时间。

其实，野岛对答录电话也不太满意，在与惠理交往前从来没见过，用了之后才发现挺方便的。但是，一个四十二岁的大男人实在拉不下脸，对着没人接听的话筒，丢脸地做出宛如自言自语的低声留言的样子。刚开始他只是支吾地留下时间和地点，但习惯是种可怕的东西，最近他已能在一分钟内交代完多项要点。

尽管如此，这仍是个浮动的年代。野岛刚进公司时没有手机，还是BBCall全盛的时期。他到营业部报到后，近乎被强迫使用手机时，他都坚持拒绝了。当时他想，怎么可能让这种玩意儿管理自己的时间？然而现在的同事对使用手机毫无抗拒感。对他们来说，难道不觉得随身携带那玩意儿一点也不方便吗？比方说，因为手机

的普及，跟女人的交往应该会耗费极大的精力。以前，男人有更多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就算理由不合理，但只要对方能接受，就算再勉强的答案都无所谓。说得更夸张点，人的身上总有许多小谜团，这些挖掘不尽的谜团，在爱情中会变成一种隐藏的滋味，应该能发挥正面作用才对。像现在，用网眼般布满每个角落的电波捕捉个人行动的时代来临，男人与女人都不再有秘密。他觉得这样的时代未免太悲惨。

电话铃响了几声，惠理接起，野岛因此吓了一跳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不自觉地发出责备的口气。

“身体不舒服。”

惠理的声音很沙哑，好像刚起床。

“公司呢？”

“现在几点？”

“已经九点了。”

“那我待会儿打电话请一天假。”

“昨天几点到家的？我十二点打过电话。”

对于野岛的问题，惠理静默无语。

“喂喂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喂。”

近二十秒没有任何回应。然后，惠理又重复说：“身体不舒服。”还叹了一口气。野岛看看手表。再有两分钟就九点了。再说

下去一定会迟到。九点整有访客会来。这个月某经济杂志要专访社长，编辑要来做事先准备。不能让他等太久。顺利听到她的声音，放下心中大石的同时，听到她请假又感到负担。他晚上一定得到她公寓，跟她见一面。但临时挪得出时间来吗？

“发烧了吗？”

“昨晚我剪了头发就直接回家了。晚上非常冷，脖子有点凉凉的。回到家头就痛了，量了体温，三十七点五摄氏度。”

“吃药了吗？”

“我吃了之前太郎先生给我的退烧药就去睡了。”

惠理一直用野岛的名字“太郎”来称呼他。去年年底她也感冒了，野岛在公司附近的药店买了汉方退烧药给她。惠理体温较低，三十七点五摄氏度对她来说算是高烧了。

“晚饭呢？”

“没吃。我回家后就上床了。一直睡得很熟，没听到电话。”

“没问题吧？”

“……”

生了病谁都会这样，变得有些任性。连平常忍耐力极强的惠理都不例外。手表的指针指着九点五分，差不多该到时限了。

正想挂电话，惠理咕哝着说：“我一个人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我总是一个人，没有人能帮我。为什么只有我总是孤零零的呢？”

又开始了。野岛在心里啧了一声。但是惠理立刻变得可怜



起来。

“有客人在等，我先挂了。中午有空我过去一趟，再买点食物带去，你先好好躺着。”

“嗯。”惠理顺从地回答。

“那挂了。”野岛放下话筒。

惠理从不主动挂电话。这两年间，她从没先把电话挂上，惠理就是这样的女人。

野岛快跑三百米到公司。学生时代他打过橄榄球，对体力还颇有自信。今晨的感冒靠一包药已经了无踪迹。只要还有体力，我就撑得下去——野岛感到辛苦的时候常会这么想。自己昨晚对惠理的行踪胡思乱想，实在太混账。别人怎么样不清楚，但惠理不可能背叛他。两年来的感情，自己应该比谁都清楚。奔跑中，他明白心中已经豁然开朗。

### 3

与经济杂志编辑的会谈提早结束，野岛告知部下有急事便出了公司。其实后天要举行一个记者会，发表在泰国曼谷兴建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投资案，整个下午他都该跟组员们一起制作摘要报告的内容。不过，他把工作交给属下，外出两小时。

野岛本来就对这种报告不太拿手。年轻的时候，他就是动作快过思考，坐在桌前绞尽脑汁写文章的工作不太符合他的性格。学